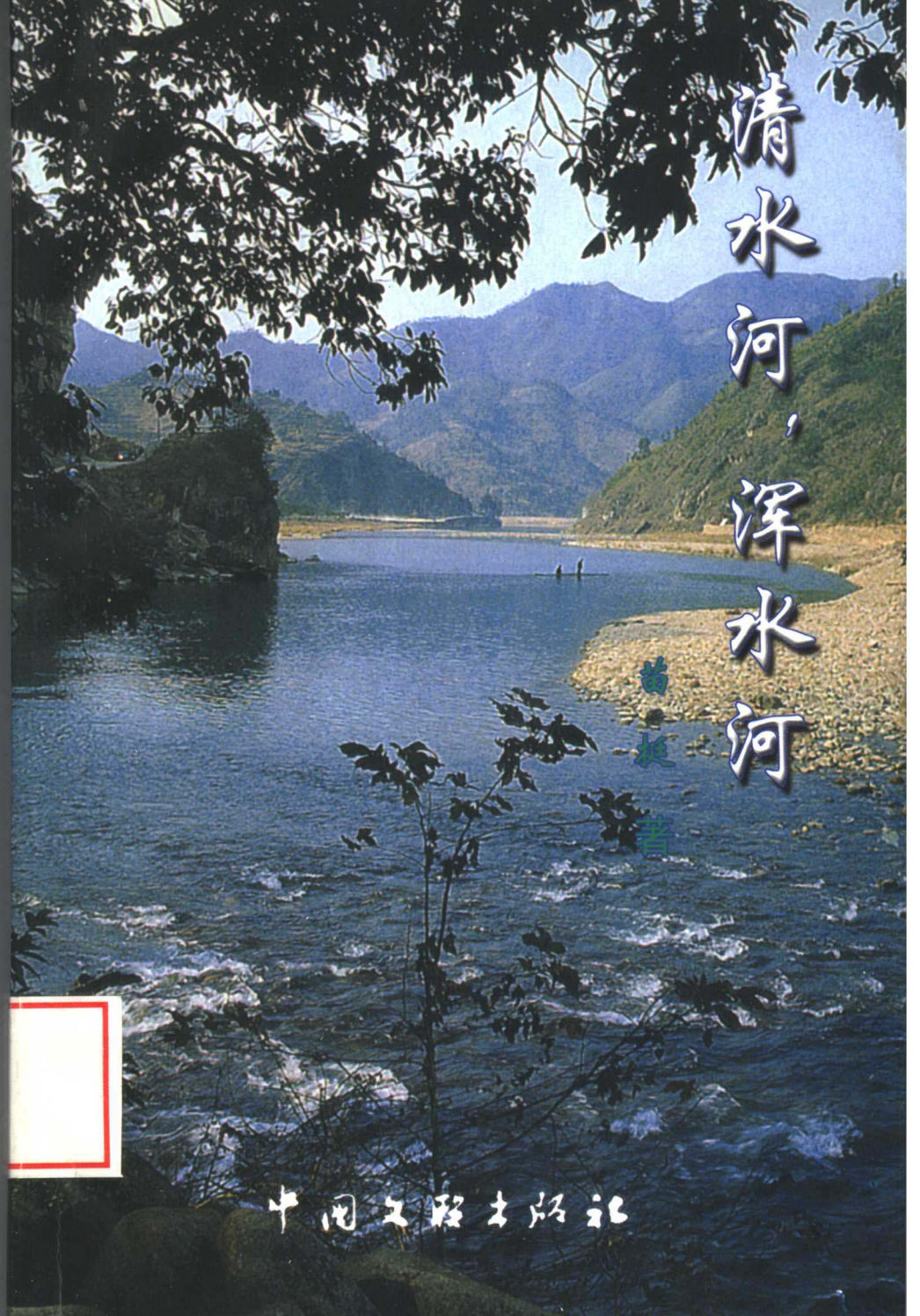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水河， 浑水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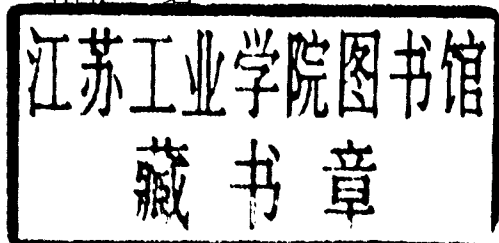
苗永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清水河，浑水河

苗挺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水河, 浑水河/苗挺 著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5059-4212-3

I 清… II. 苗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4868 号

书 名	清水河, 浑水河
作 者	苗挺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苹
印 刷	北京召心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6 万字
印 张	10.5
印 数	0001—5000
版 次	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4212—3/I · 3282
定 价	28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苗挺，曾名苗福泉。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，长治市作协名誉主席。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长期从事教育、宣传工作。学生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八十年代发表和出版中、短篇小说数十篇。中篇小说《夯歌》曾在日本出版。

母校北师大
惠存

苗挺

2003.10.

内容提要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几个山村少年成长中的一段故事。截取了一段生活的断面，展现那个年代北方山村的生活、文化和风情。社会大潮风雨动荡，人世悲欢爱恨交织。劳动中生长的爱情热烈执着，不幸姻缘酿出的悲剧凄苦哀痛。生活中游戏，嘻乐常在；游戏中生活，炎凉人心。游戏的喜怒哀乐，生活的酸甜苦辣编织了一幅浑厚多彩的风情画。气息浓郁，特色鲜明，清新朴素，流水行云。）

清水河，浑水河，
水连水，波随波，
枯水涨水映凉热，
春夏秋冬四季的歌。

浑水河，清水河，
水伴水，波团波，
水浑水清见悲欢，
酸甜苦辣五味的歌。

清水河，浑水河，
水拉水，波引波，
有源无头流不尽，
年年月月新鲜的歌。

浑水河，清水河，
水击水，波涌波，
后浪推来前浪落，
世代代代深沉的歌。

河，没有名字，也有名字。潺潺流过清水的时候，清清的见底，鱼草在水里飘来摆去，像风在轻轻吹。小鱼苗儿小虾小蝌蚪来来往往穿上钻下，有绿绿的水草衬着，像一幅透明的画儿，人们叫它清水河。夏秋季节，一场大雨，暴涨起来，变成泥汤的河水呼噜呼噜打着旋涡。水面上飘着杂草污浊，高高挑起的蒲草芦苇弯腰匍伏，绿色给染成黄色的时候，人们又叫它浑水河。

河不大，雨多水涨河肥的时候，有三、五丈宽；天旱水枯河瘦的时候，只有丈把宽。水深处有七、八尺，浅处也就能淹到人的肚皮。西边是山，东边是川，它弯弯曲曲的，从西边土岗的沟里流来，往东边平川流去。流到田庄村这儿，河面宽了，有一段鼓肚子，扁圆扁圆，像个池塘。岗有骨气，水有灵气，祖辈人都说这是块好地方。有水就有草，茂密的水草拥拥挤挤，春天先绿，秋天后枯，有它映衬着，这里就比周围的黄土地多出几分生气几分精神。春夏季节，草里藏了说不来名的鸟呀虫呀，早早晚晚地叽喳鸣叫，青蛙鼓起肚子的大合唱，能传出去三五里远，增添许多热闹。有时候，把远远的县城里的人也引来，在这儿钓鱼捞虾，喜欢得他们哇哇乱叫。再是天旱季节，河也没有断流过。岸上还有大片的河滩，黑乌乌的土地浸了油似的，随便拿根树枝一挖，就能挑起几条蚯蚓，再往下挖一半尺，清清的水就咕嘟咕嘟渗出来，你捧起来喝，甜丝丝的哩。

这是初夏的正午。芦苇呀，蒲草呀，三棱草呀，河边河滩的绿绿的东西，都给晒得有点儿发蔫，水里的太阳一摇一晃地扎人的眼睛。四周静悄悄，连知了都不吵了。

三个十二、三岁的少年，来到了河边。

二刚甩脱小褂儿，蹬下短裤叉，脱了个赤条条。憋口气挺起胸来，双手在胸膛上拍得“啪啪”响，对身后的两伴儿说：“脱！”

小建跟着脱了衣裤，露出一身肥肉和黝黑的皮肤，在地上翻了个跟斗，两手沾泥，在胸前一抹，穿上了花布衫。

文泰却忸怩起来，哼哼了一句什么。二刚给小建递个眼色，俩人扑上去，把文泰往地下一摁，三下两下把他的衣裤扒了，露出了白白瘦瘦的屁股，一人拍了一巴掌。文泰差点儿哭出来。

二刚说：“象个小女子，哭了再揍你。”

小建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有我俩跟着你，到水里淹不死，下吧。”

文泰不很情愿地站起来，撅着嘴说：“我肚子寒，受凉就肚

疼，我爹不让我下河玩水。”

二刚说：“你爹又不知道，我们不说就行了。”

“我爹打起来，你俩挨？”

“行，我俩挨。”

“我肚子疼了，你俩赔？”

小建笑起来，使劲拍拍“老刘”的肩膀，拍得他直缩脖子：你精巴出头了，下水玩一玩，还要搞价钱。

二刚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，往水里拖去：“真罗嗦，我赔！”

三个光屁股来到了河边。

有些日子没下雨了，河水不清也不浑，淡淡的土黄色；流得不紧也不慢，缓缓地往前淌。二刚先下水，扑通扑通来了一阵儿狗刨，溅起的水花洒到芦苇、蒲草叶上，刷刷地唱歌。二刚有一身好水性，眨眼儿，人不见了，一会儿，在两丈开外的地方冒出头来，叫道：“小建，把胆小鬼推下来，今天非叫他喝两口不行。”

小建一手拍着圆圆的肚皮，一手拍拍文泰的肩膀：“老刘，没事儿，下吧。”

文泰长得瘦骨嶙峋，那儿根肋骨清清楚楚撑着，瘦胳膊瘦腿儿的不见肉。还没下水就发颤，不知是冷，不知是怕。他走进水里，三寸两寸地挪动，到水淹着肚脐眼儿，又犹豫起来。

小建也不再顾他，一个猛子扎到水里，头朝下，脚露出水面，痛痛快快地扑腾起一大片水花，忽地头又冒出来，哇——嗨——，舒畅地吼了两嗓子。远远的，回声传过来，像是有人在招呼他们：哇——，嗨——。

三个小伙伴，都住在河边的田庄村。前晌，三人结伴割了半天草，二刚和小建背大捆，文泰背小捆，一起送到农业社的马棚里。割下的草，三人总算帐，得钱一起花，要攒够买三枝

钢笔的钱。这种天气，在阳光下站一会儿就得出几身汗，他们钻进草窝，挥动镰刀，割下几大堆草，还背了回来，哪能不热得出几身臭汗。脖子里还落了草叶草屑，粘糊糊地捏也捏不下来，路上就商量好来河里清爽清爽。

要不是看在一起买钢笔的份儿上，文泰可不跟他俩下河。二刚和小建都是河里的常客，凫水是好把式，文泰却不是。文泰身子弱，又有个管得严的爹，动不动就挨骂挨揍。按他爹的规矩，夏天是不许可下河玩儿的。他羡慕二刚和小建的自由和大胆，愿意跟二刚在一起，一半是崇拜，一半是畏惧。崇拜二刚脑瓜儿活，胆儿大，有力气。又怕二刚瞧不起他，欺负他。他爹刘胜奎，算是田庄村里有点名气的能人。小时候家境不赖，念过几天书，识文断字，手脚麻利，不论什么活儿都能划拉几下，人家不在意的地方他就多出了心眼，自称“万事不求人”。在家里，规矩多，架子大，整日里吹胡子瞪眼凶巴巴的，又自称是“家教严”。文泰上有一哥一姐，都给治得七分老实，三分木呆。到文泰这儿，他爹还算是年纪大磨钝了性子，表现得宽大多了。就这，文泰也常常小心小胆，动不动哼哼唧唧的，二刚最看不起这一点。这会儿，他又试探着往前挪，两手不在身边划水，却高高地举过头，一付投降的模样，随时准备倒下来。刚刚挪了一两步，二刚悄悄绕到他身后，两手朝着水面使劲一拍，哗地一片水花就泼了文泰满头满身。

“哎呀——”文泰没喊完，立不住，栽到水里就咕嘟咕嘟几大口。

小建忙过来，把文泰扶住。文泰的两手紧紧地揪住小建的胳膊，浑身哆嗦着喘大气。

“你瞧你瞧，这份熊样儿，”二刚冲着文泰撇撇嘴，“怕喝水还能学会凫水？胆小鬼！”

“行啦，都像你不都成二刚啦？”小建咧开嘴笑着，拍拍文泰的脑袋，“别紧张，跟着我。”

“我——，你——”文泰又怕又气，说不成句。小建扶着他，挪步往水里走去。

小建厚道老实，好脾气，遇事不紧不忙的，说话不张不扬的，有争吵的场合好打圆场。他也挺佩服二刚，愿意听二刚指挥，但他不怕二刚欺负，粗胳膊粗腿的，他有力气。

“小建，你站到那边，我站到这边，叫文泰在中间扑腾。过去了，你扶他，过来了，我管着。这不就跟在家里炕上一样了？只当是咱俩看个小孩玩儿。熊样儿，也得有熊办法。”二刚说罢，离小建一丈多远站定。没商量的，他知道他俩会听从。果然，那俩人没吭气，就照这办法开始训练。

天上有了云，一卷一卷、一绺一绺、一片一片，一团一团的那种，象跑的马群，象扯开的棉花，象蓬着的扫帚，象飘飞起来的纱。太阳在云里钻进钻出，亮一阵，阴一阵，耐心地看着这三个光屁股在水里玩儿。静悄悄，没风，树和草都不作声，只有文泰在水里的扑腾声，时而，三人哈哈笑一阵。

冷不丁的，二刚往对面一望，却发现河边有了人。

靠村子的北岸边，河水往外冲出一个半圆的洼。洼里水流得缓，水也积得深，澄得清。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孩子们玩水一般不到洼里去。洼的边上，摆了一溜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那是女人家洗衣服的地方。有时候，洼边坐下一排女人，哗哗地淘洗衣服，哇哇地说笑。边洗边说，高声低气，嘻嘻哈哈，热闹非凡。盐咸醋酸，东长西短，指桑骂槐，撩猫逗狗，煞是开心。也有时候，碰上河里有鳊水的小子，女人们找着碴儿寻点题目，开个玩笑骂几句，扔几块泥巴，找点儿热闹。有胆大水性又好的男孩儿，就扎猛子潜过去，突然在她们面前钻出来，仰晃着把小肚子往上一撅，将男人才有的那东西高高地挺起。于是河边儿就热闹起来。“小兔羔子，你过来，看不给你掐了！”“让你娘来瞧瞧，有没有你爹的大！”“不学好，小流氓！”“扔块

石头敲倒它，让他娶个媳妇守活寡！”……洗衣裳的女人们一片嘻嘻哈哈的骂声、笑声、哄闹声……，那是河边最热闹的时候。村俗里，说不上是什么难堪不雅，不过是孩子们耍赖相，女人们寻热闹，也算是一种调剂单调日子的游戏。没滋没味的汤喝多了，加根辣椒就爽口开胃。

刚刚空无一人的洼边，不知什么时候坐下一个女孩。

林英搂了一大堆衣服，拣一块大石头坐下，把衣服都泡进河里，又寻了块小石头压好，这才抽出一件，费劲地洗起来。

她不过十多岁，比那几个玩水的人要小。手臂还是嫩的、软的，沾了水的衣服死沉死沉，三提两搓，憋得她满脸通红，汗珠就沁出来了。

林英命苦，出生后没来得及叫一声娘，娘就去世了。爹从小日本参加游击队起，就一直是在外边忙来忙去，三月两月不回家，后来又跟着大军南下走了几年。她跟着奶奶过，不久奶奶也死了。后来，爹找了个后娘。爹那时是区里的干部了，后娘的娘家成分不好，那时候轰轰烈烈搞斗争，她爹怕斗争、怕挨打，求人攀了这门亲，把大闺女嫁过来填房。爹活得好不好她不知道，她可是从此掉进了火坑里。后娘刚过门时，顺眉顺眼的，老是对爹怯生生地笑着，一口一个“闺女”地叫她，说话低声细气，待她不错。但过不多久就凶起来，爹不在的时候，骂她死鬼，寻个茬儿就拿笤帚疙瘩、鞋底儿、擀面杖、还有随手抓起的什么东西打她，拿缝衣针扎她，用尖尖的指甲掐她，指派她干没完没了的活儿。传了多少年的老话说是“蝎子尾巴过道的风，伏天日头后娘的心”，后娘心难测，更何况这女人为救急被迫嫁过来，并不诚心来过日子，又比男人小了十多岁，心里多少不如意往哪发泄？这闺女就成了现成的受气包。再后来，又添了个小弟弟，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现在，爹在乡里工作，一月里难得有几天在家，她的苦有谁知道有谁管？

不过，她不哭。挨打挨骂都不哭，也许是小时候哭够了。她的头发像是一窝草，用根黑乎乎的头绳扎了个小辫儿，脸上也总是横一抹竖一抹，脏兮兮的，还常常淌两道鼻涕，没人给她梳洗，没人打扮她。只有那双大眼睛，清亮清亮，倔巴巴的瞪着，就是后娘骂的时候，也不躲不闪。刚刚的，因为小弟哭得哄不住，后娘用笤帚疙瘩狠狠地敲她，还扯开嗓子骂：“死鬼，连个孩子都哄不住，去，到河里洗去！”抱出一堆，大人小孩的都有，足足有七、八件。她还饿着肚子，这一堆衣服不知会洗到什么时候。

她揉几下，停下来歇歇，对着河水发一会儿呆。河水荡动，里面有她拉长挤扁了的影子。那影子像她又不像她，和水里的树呀云呀贴在一处荡来荡去。像是河里有个女孩，跟她晃来晃去捉迷藏。她瞅一会儿，悄悄地笑了。手撩起水，把那影子泼乱。影子出来了，又泼乱。这么玩着，她高兴起来，管她后娘不后娘哩。

二刚悄悄地说：“小建，咱去撩撩这小女子。”

小建说：“是林英呀，可怜可怜的，撩哭了多不好意思。”

二刚说：“谁说要撩哭她？让她高兴高兴，成天挨骂挨打的，连个笑脸也见不着。”

小建叹了口气，说是哩。

文泰悄悄地插进来说：“我爹说她爹是乡长，少跟她来往，出了事惹麻烦呀。”

二刚一听文泰这种小心小胆的话就有气儿，倔劲儿更上来了，说：“乡长咋哩？还能把人吃了？咱和女孩儿玩，犯不着他管。”

小建说，咱悄悄游过去吧。

文泰哼哼叽叽说，我游不过去，你们去吧。

二刚说，那你抱着衣服，从桥上绕过去，把衣服给我们拿

到对岸，我俩就从那边上岸了。

文泰答应一声，如释重负，赶忙从河里退出来，刚才往河里走，是赶鸭子上架，不情愿；现在往岸上跑，就像出笼的鸡，恨不得爪子都变成翅膀。他又快又利索，像后面有人追着，一步三跳地往外走。他那白白的娇嫩脚踩在草根上，给扎得呲牙咧嘴，忍不住哇哇地叫。一边叫，一边上了岸。

二刚瞅着他，耸起鼻子哼了一声，转脸给小建打个手势，悄无声息地钻进水里，小建跟着，俩人像两条大泥鳅，慢慢朝着北边水洼游去。在河边和洗衣服的女人们捣乱，二刚见过，他也高兴得拍手大笑，但是，他还没有玩过。那是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儿才有的权力，轮不着他。那些大男孩儿会说，去去去，你算老几！让她们逮住，还不把你的小鸡掐了！这时，往洼里游着，他心里不由得有点儿高兴，又有点儿发慌：想的是跟她玩，让她高兴，她要真哭了咋办，要是再骂起来哩？管她呢，吓唬她一下，再给她出个洋相，还不行，帮她洗了衣服该行了吧？

这么想着，手脚轻划轻蹬，已经是到了洼里，也没办法跟小建商量的，再说，二刚才不跟小建商量呢，从来是他趟路小建跟着走。

二刚长长地憋了一口气，往水里一扎，就到了洼边。

林英正站起身扯着一件大布衫吃力地在水里淘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一蹲一起，累得她吁吁喘气。她顾不得看河里远处，两眼瞅着衣裳，两手捏紧了猛使劲儿。汗水把头发沾到了眼角，她都顾不上掠一掠。

突然，眼前的水里有了响动，哗地冒出一个东西，水花冒起多高，还伴着“哇呀呀——”，一声怪叫！

女孩惊得喊都没喊出来，扑通，栽进了河里。

二刚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吓坏了，嗓门都吓得走了调儿，大喊：“小建，小建！”小建看见也慌了，三把两把游过来，帮着二刚抱住在水中乱扑腾的女孩儿，就使劲往岸上推。只说是玩

儿哩，哪料想这阵势，把人家吓得掉进河里，乱子真是闯大了，又惊又怕，俩人的手和胳膊都软了。林英的手又乱抓乱挠，狠狠地揪住了二刚的小马鬃头发，疼得他呲牙咧嘴歪着脖子，使不上劲儿。他只是一迭声儿乱叫，小建，小建，你她娘快点，利索点。小建只是答应着，是哩，是哩。

在河南边走着的文泰看到这情景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这个乱子捅大了，把人吓到河里了。他不敢再看，手里搂着的衣服也不管了，往地上一扔，两手抱住脑袋，撒腿就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边跑边结结巴巴喊：“哇——，掉河里啦，掉——河里啦——”一路叫着往村里跑去。

二刚和小建这阵儿什么也顾不得，什么也听不见，手忙脚乱总算把林英推到到了岸上。俩人光溜溜地从河里爬出来，把林英抬到旁边的树荫下。女孩没声没息，浑身湿淋淋，软软的由他俩摆弄。小建打着哆嗦念叨，咋办，咋办。二刚见林英脸白得像一张纸，紧闭着双眼，嘴角往外流水。上年有个年轻媳妇跳河，捞起来后在黄牛背上吐水，他钻在大人缝里见过，想起来了，就蹬了小建一脚：“快趴下，趴下！”他把林英抱到趴在地上的小建背上，脸朝下，让她吐水。水没吐出多少来，林英终于哼了一声，不知是怕，是冷，还是要哭，牙关紧闭着，咝咝地吸气儿。脏兮兮的脸发青发白，贴在脸上的头发还往下滴水，二刚看了又怕又心疼。小建仰着脸问，怎么样？二刚说，好了，哼出来了，没事了。

俩人小心翼翼地，把她放在地上躺好，二刚又指挥小建把散扔在水里的衣裳捞出来，他蹲在林英旁边皱起眉头发愁：咋办？刚才想了吓哭了咋办，生气骂了咋办，就是没想到掉进水里咋办。小建把捞出的湿衣裳拧了拧，放好，说，咱不能走开呀。二刚说，走开，那不成了孬种。要不，你去村里叫大人来，我看着。小建说，行。

俩人这才相互看看，都是光屁股，衣裳，文泰，没个影儿。

俩人站起身四面张望，慌忙喊了几声“文泰”，没有回音。

林英慢慢睁开了眼，定定神，觉得自个儿是躺在树下。刚才水里冒出个什么东西，着实吓了一大跳，觉得是掉进河里了，后来的事就模模糊糊了。好像喝了几口水，嘴里一股泥腥味儿。两手乱抓乱挠，有人狠劲抱她，她拼命挣扎。觉得心悬着，像在地上飞，像在岸边往下掉，怕得不行，说不来是怎么回事儿。躺在地上了，心里慢慢清楚了，想想这是碰上了什么？掉河里了？谁把我从河里捞上来的？听见喊声抬起头看了看——娘呀，身边有俩光屁股男孩，正好都面冲她站着。

这个年龄，懂得“男女有别”了，那个年代，田庄的人可还没开化。虽然男孩女孩玩起来的时候，说说笑笑拉拉扯扯也不妨，可要当面露出身上的肉特别是露出隐秘的地方来，就要把人羞煞，叫人笑话，叫人看不起。且不说大人们要骂，便是小孩儿自己，看见男孩女孩过分亲热了，就会大喊大叫起来：“汉子女子一堆儿耍，惊了骡子跑了马——噢，噢——”，起哄不止。还编出多少闲话，说谁谁是“两口子”，谁谁是“流氓破鞋”什么的，把人压得抬不起头。林英这阵明白过来，禁不住心里咚咚乱跳，偷偷又看了一眼，那俩光溜溜的身子，那光溜溜的腿和屁股蛋，那没遮没挡的小鸡鸡，像针一样扎她，像火一样燎她，顿时又羞又怕，也没认清是什么人，大叫一声，爬起来就跑。

二刚吓了一跳，忙拔腿就追：“别跑，别跑，等等，听我说！”

前面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女孩跑，后边一个光屁股的男孩追。

太阳羞得躲进云里去了，两边庄稼地的田禾啦啦发笑，林英听见那声音是“没羞，没羞”，二刚听见那声音是“快追，快追”，到底为什么跑，为什么追，前头后边的都顾不上想，只是拼命跑，跑得呼哧呼哧，跑得汗流浹背。二刚在男孩中算得上是个飞毛腿，可这阵儿，他就是追不上一个小女子。

村子不远，也就是半里多地，上一个上坡，拐一个急弯，就

到村口了。林英刚刚拐过弯儿，路上突然冒出一拨子人来，络腮胡子李大车大步生风走在前面，二刚正想拐弯时，就听得李大车大喝一声：“好啊，你个小兔羔子，脱了裤子追女孩，有这样玩法没有？还不给我站住！”

二刚一愣，站住了。眼前忽啦啦围了一圈子人。

二

二刚爹杨富丁正在土地庙大院——以前叫村公所，这时候是农业社办公室，皱着眉头给人说理断官司。他在村上是个干部，一直是管民兵武装治安什么的，衙不大事不少的官儿。闹斗争那时候，民兵武装重要，一呼百应，张口闭口“不听话就斗斗你”，成份不好的人家见了他都远远地躲着绕道走。现在民兵武装事少了，调解说理成了主要任务。邻里吵架，婆媳斗气，夫妻不和，兄弟分家，麻麻杂杂琐事儿，常常搅得他吃饭误时辰，睡觉不安生。

他已经在庙里误了半天工了。这是一家婆媳怄气，老太太挑唆儿子把媳妇打了一顿。先是媳妇小梅找来，哭哭啼啼寻死觅活，要村里干部给她，要不，就要跳河上吊。这得哄吧，哄得先不哭不闹安静下来。还没等他传话，婆婆和男人也找来，不示弱地“要找干部说理”。这种场合经得多了，杨富丁已经有了经验，叫做：先是消消气，灭灭火，把受气挨打的一方，好言好语劝住，再不要提寻死觅活的话，不要闹得满世界风风雨雨。接着对打人理亏的一方，劈头盖脸先训。天大的理打人没理，共产党不许随便打人。把他的凶劲、蛮劲压下去。稳住场面，不能让他们当着干部的面吵个没完没了。要那样，还找干部说什